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卷上 一名善權方便一所度無極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比丘八千諸大弟子學戒具足菩薩萬二千一切聖通無所不達已得總持一之一辯才無量不起法忍其德無限徹觀諸根應病授藥為師子吼救濟十方眾生百千莫不蒙度爾時世尊從燕坐起斯須未久與無數之眾眷屬周匝而為說經時會菩薩名曰慧上即從座起更整衣服長跪叉手前白佛言願欲有所問唯如來至真聽者乃敢陳說世尊告曰恣所欲問佛當為汝開解結滯慧上白佛所云善權為何謂乎佛告慧上善哉善哉族姓子多所愍傷哀念安隱諸天人民勸化將來導引三塗開闡佛法獲微妙慧乃問

後一

一之二

開士善權方便佛言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申暢其要慧上菩薩及與衆會受教而聽於是佛告慧上曰族姓子善權開士以一搏食隨時方便弘施流普勸發黎元無墜畜生者使此二品悉趣德本興諸通慧其心曉了具足佛慧是謂菩薩善權方便又族姓子善權開士若人殖德勸讚代喜以斯善本則施衆生以覺之心順一切心而不墮落講斯教已成諸弟子緣覺之乘爲諸通慧是謂菩薩善權方便又族姓子善權開士十方諸樹其華曄曄香氣芬馥人所欽尚而無主名敬採集合奉散諸佛誓以德本已及衆庶志諸通慧使備道明具獲無量戒品定品慧品解品度知見品是謂菩薩善權方便又族姓子善權開士愍察群萌在安助喜彼患代受以諸

一

二

通慧因緣方便建立德本用施衆類爲十方世界誓被德鎧其遭惱害者則救攝所患代受其罪勸以通慧使獲大安是謂菩薩善權方便又族姓子善權開士供一如來觀察諸佛法身平等戒定慧解度知見品亦復如之知是供養一如來等則爲奉養十方諸佛所見供祚開士歷受施祐衆生是謂菩薩善權方便又族姓子善權開士敢所生處其所住處不計吾我未曾自輕如令諷讀四句之偈觀察其義心不怯羸宣顯備具不想利養益諸佛土若入國邑輒興大哀踊躍說之誓願聞吾四句偈者皆成諸佛無礙辯才是謂菩薩善權方便又族姓子善權開士假使生在貧匱之門設行乞匄求一勺饍無鄙劣心轉奉賢衆若惠獨人內自惟察如來有言務恢

一

二

廣施今吾乞與所進微渺遠諸通慧誓意無量殖斯德本勸發衆生僥獲寶掌若如來至真等正覺也以斯妙慧光讚勻供所服納者持戒學道緣崇功德多所攸致是謂菩薩善權方便又族姓子善權開士與諸弟子緣覺俱遊心不同歸見人供養弟子緣覺意不欽獲興于二念一從菩薩心成佛世尊二弟子緣覺因佛法生造斯觀已諸所供養未以爲上吾所學習則三品最觀無適莫無所貪樂是謂菩薩善權方便又族姓子善權開士行

推一

三

度無極隨宜供辦飲食之饌身口意行身等如空斯進度無極一心等施進止卧夢而無亂行斯定度無極如茲施已御念諸法誰有施者何所食者誰受報應造斯求者法不可得不見施者及食施者無受報應斯慧度無極是族姓子權施若斯則具六度無極之法於是慧上菩薩自佛言未曾有也天中天開士丈夫權施具足一切佛法多所攝護賤于生死贍及餘類佛言至哉誠如所云權施雖微審成衆德無量難計又族姓子行權開士何謂退還以權方便而以施與縱隨惡友爲之所拘畢償罪者自觀念言陰種諸入得無不滅當除斯患乃至無爲吾誓當被道德之鎧任力發起周旋終始則務究竟慧上又問唯天中天假使有人犯于四罪有所想念發

意出家爲菩薩道然後云何佛言設當毀失
四重之禁以權消罪衆患悉除是族姓子爲
菩薩道無有罪殃爾時慧上菩薩白世尊曰
何謂菩薩而有罪殃佛言若有開士學得脫
戒得脫戒者則二百五十禁於百千劫服食
果菰爲人所辱而皆忍之若有想念弟子緣
覺之行開士則爲生死根縛如族姓子聲聞
緣覺犯本諸禁不除陰種諸入不得滅度也
如族姓子捨開士行不自改正而有想念志
求聲聞緣覺欲得無上正真之道爲最正覺
者終不能成也於是阿難白世尊曰憶念我
昔入舍衛城而行分衛見有開士名重勝王
在他室坐與女人同牀我謂犯穢心用惟慮
得無異人學梵行者於如來教將無造見聞
想念於一切乎時我世尊瞻見立想歎發斯

言三千大千世界而六反震動時重勝王即
自踊身住於空中去地四丈九尺報阿難曰
云何賢者犯禁穢者寧能踊身止虛空乎在
如來前何不問耶何謂菩薩犯罪之法阿難
投身即自悔過曰唯然世尊我甚迷謬如何
偏見求大龍短佛告阿難宜自修慎無察大
乘正士之便而想其闕猶如賢者志弟子乘
若一若二同修雜行不當視之狐疑懈廢得
無盡漏如是阿難勿觀善權開士有廢還想
於諸通慧所以者何菩薩大士愛納眷屬業
以三寶不違佛法賢聖衆也使志無上正真
之道佛告阿難若族姓子族姓女心存大乘
不離諸通慧不荒五樂抑制五欲觀于五通
得如來根當知正士與女人俱又聽阿難彼
女人者乃往去世爲重勝王百生之偶宿情

未拔故有色思貪重勝顏口發誓言若與我俱得遂所娛當從其教發無上正真道意時重勝王心知其念晨現整服由斯法門入之其室觀内外地心等無別執手同處已如其欲即時頌曰

愚我悖於欲 諸佛所不歎 能蠲恩愛者
得佛人中上

時女喜踊即從座起自投于地歸命自責伏罪悔過爲重勝王而歎頌曰

吾已離諸欲 世尊之所歎 節止恩愛著

願佛無上道 前心之所想 今首自悔過

傷愍諸群生 究竟發道意

爾時重勝王菩薩隨欲化女使發無上正真道意即從座起而出其室阿難觀斯心持清淨今吾授彼女決轉女身後九十九劫當得

作佛號離無數百千所受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爲佛衆祐以是賢者觀菩薩行所行無短不墮罪法重勝王菩薩從虛空下稽首佛足白世尊曰開士當行善權方便立于大哀若勸一人導以法本從其所生輒當護之信於善權墮大地獄至于百劫所遭苦痛惱劇之患則當忍之寧化一人使立德本不避此難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正士通達是爲菩薩大哀之行超度諸受佛告族姓子吾念過世無數劫時有一學士名曰燦光處于林藪行吉祥願四百二十萬歲淨修梵行過闌歲已入沙竭國有陶家女見此學士姿貌姝好端正絕妙欲意隆崇即自投託學士問姊何所求乎答曰慕仁學士報言吾不樂欲女曰設不

第一

六

然者吾將自賊燿光自念吾護禁戒淨修梵行四百二十萬歲今若毀之非吉祥也念已捨却離之七步乃發慈哀毀犯禁戒則墮地獄若不如是女自殘賊寧令斯女獲致安隱吾當堪忍地獄之痛燿光即還又執其臂而喻之曰從女所欲幸勿自危學士退居習家之業十有二年獸礙止足乃淨四等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言族姓子欲知爾時燿光學士豈異人乎莫造他觀則吾身是陶家女者即瞿夷也彼尚色欲此順其心吾以大哀越度生死百千之患賢者且觀餘人所犯墜趣地獄善權開士更昇梵天佛告慧上設舍利弗大目捷連行善權者不使瞿和離比丘墜于地獄所以者何吾憶昔者拘樓秦佛時有一比丘名曰無垢處於閑居國家山窟去彼

不遠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馳走避入無垢比丘所止之窟雨霽出去時五仙人見女各言比丘姦穢謂之不淨無垢知諸神仙所念即自踊身在于虛空去地四丈九尺諸仙見之飛處空中各曰如吾經典所記染欲塵者則不得飛尋五體投地推一伏首誣橫假使比丘不現神變其五仙人墮大地獄爾時無垢比丘則慈氏菩薩也若舍利弗目捷連有權飛昇則瞿和離無由陷墜當知此義非聲聞緣覺所能及知唯獨開士分別曉了善權方便猶如放逸女人四時莊飾貪財利欲或無智者變改人性使從其意示於施身敬重彼人殫盡其產逐棄遠之緣所獲入未曾有悔善權菩薩亦復如斯觀察人根可開化者以何方便則化立之敬施衆生不悞其身

植諸德本不藏情匿設使知人已建德本用
其人故續命長益一切欲樂無所貪慕捨除
恩愛令歸於無其心清淨無所繫著猶如蜜
蜂啜採眾華不計常想於華枝葉一無所損
行權菩薩隨俗方便雖樂諸欲不計愛欲不
發常想不自毀身亦不損彼譬如樹種不失
鮮色因而生芽無加茂者如是族姓子菩薩
以空無相不願之法智度無極廣大之慧入
諸塵勞隨所樂行不捨習俗欲不穢身不違
佛歎未曾退轉如捕魚工引網布網恣意所
欲截眾大流收網攝網多所獲得菩薩如是
入空無相不願之法以細微心在一切慧縛
于大欲諸通慧心已無護心自在所獲得生
梵天譬如丈夫工學呪術爲吏所捕五繫縛
之其人自恣則以一呪斷諸縲紲而得解去

如是族姓子善權菩薩五欲自樂普與眾俱
恣其所幸智力術力以一通慧壞一切欲沒
生梵天譬安隱師以一其心無所惡忌變現
蔭庇送大賈人或有愚謗而傷之曰忖察此
師自眷屬財賄尚不全度安能濟眾使免賊
平將必遺漏無量錢寶於是導師激憤恥之
即從座起秉心堅強帶甲儻刀摧拉怨敵所
護安隱無所亡失行權菩薩執智慧刀隨時
所欲以巧方便安習五樂志弟子乘所不悅
可爲發慈愍云何若此興放逸行尚不自度
何能濟眾降魔怨乎所不堪偕也菩薩以智
慧度無極法善權方便恣意所欲以智慧刀
斷截塵勞裂諸羅網超遊自恣遍諸佛國離
女人土無有瑕穢爾時有菩薩名曰愛敬入
舍衛大城普次行乞至貴姓家貴姓有女名

曰執祥在樓館上聞比丘音受食便出則覩其形發放逸意其欲甚盛不得從志氣絕命終其身動搖比丘見女興不淨想即發念言何謂法樂自所喜者計空無實其猶泡水無所可尊耳目鼻口身意如腐肉搏革裹皮覆從足至頂何所可樂乎觀無爭訟無想無念法無內外亦無壽命都無所有心何所著亦何所受永離欲瑕亦無得也諦觀諸法無所起者愛敬菩薩即得不起法忍即時欣踊躍在虛空去地四丈九尺繞舍衛城七市於時世尊見愛敬菩薩昇在虛空譬如鴈王神足無礙自由自在佛告賢者阿難曰汝見愛敬飛遊進止如鴈王乎對曰已見佛言阿難愛敬菩薩因色欲行獲諸佛法降伏魔兵則轉法輪執祥女終轉女人身得生忉利紫紺天

雅一

九

宮自然化有四百八十里殿萬四千玉女俱共侍之緣此之德而發慧心自念何行得生此乎即知本在舍衛為貴姓女色感愛敬緣斯貪欲壽終轉女即為男子自然神化無央數眾志於欲著乃獲此報豈況清淨恭肅之心供養奉事盡敬菩薩乎今伎樂之娛安可久常當詣世尊及觀愛敬菩薩於是天子與其眷屬各執天華栴檀雜香威光巍巍俱詣世尊愛敬大士皆以華香而供上之前稽首禮遶佛三市住各叉手而讚頌曰
諸佛無思念 樂最不可量 如來無心意 則獲尊上道

我在舍衛為女人 其大名德不可議
號曰執祥長者息 端正姝妙寶嚴身
以為父母所珍重 有正覺子無所著

號曰愛敬威神大	入舍衛城家分衛
我聞其音柔輒妙	歡喜之心取飯食
即自往詣無極法	如來之子愛敬道
吾見彼已起亂心	迷惑愛欲貪放逸
假使不得從我願	即當壽終用活為
當時不能發口言	雖奉飯食不能授
我以愛欲放逸故	即在其處壽命終
雖不能應于道行	降棄瑕穢女人身
得為男子佛所歎	即時得生忉利天
宮殿則尊微妙好	以寶合成無等倫
有萬四千諸眷屬	諸姝女樂悉具足
即時心自發念言	吾何因緣得致此
尋時識念如此事	愛欲之心報應然
見於愛敬心歡喜	以放逸心而貪視
緣是之德獲是報	猶如光明照好樹

當為正覺佛弟子	所在遊欣安住慧
愛欲之心報如此	何況有人供養者
吾身今即如來子	願發求尊佛智慧
便當修行恒沙劫	未曾捨離大志性
皆由善師因愛敬	則當供養法奉事
供事于道無親屬	唯願學求在學軌
修于尊妙道之行	以放逸心所覩著
尋時則轉于女身	便獲勇猛男子形
父母在家皆號哭	見死于地自碎滅
心自念言是蠱道	衝口罵詈此沙門
應時天子承佛威	往詣父母具解說
無得罵詈瞋沙門	將無長夜獲苦惱
父母欲得知我不	吾已踊至忉利天
應時退轉女人身	得為天子光巍巍
父母當至安住所	首罵詈罪自悔過

推一

十一

更求救護不可得 唯有如來為道慧
 時父母聞佛音響 彼時勇猛勸化之
 皆心和解眷屬俱 同時往詣能仁佛
 則共稽首兩足尊 即自悔過瞋恚心
 悉共恭敬於如來 啓問安住令決正
 以何供事應奉佛 何謂順法佛眾僧
 唯為吾等分別說 假使聞者無異心
 最勝則知心所念 救世口則說如此
 其欲供養一切佛 堅固道意御諸想
 父母親屬及男女 具足五百無減少
 聽聞大人之所講 同時皆發大道心
 最勝所言仁無異 阿難聽我之所語
 如菩薩行無端底 善權方便住智慧
 愛敬菩薩願如此 假使女人愛敬我
 則當令轉女人形 得為男子人中上

阿難且觀此名德 餘人所因墮地獄
 以放逸心貪習色 因愛欲變為男子
 其心天子供養我 常以恭敬獲豐安
 彼所供養難計劫 當得為佛號善見
 此五百人發道意 亦當自致人中尊
 何人聞此不供佛 其歡悅心安無量
 計其愛敬菩薩者 所開化女不一二
 無量百千億那術 以愛欲心立於道
 則為藥王大名德 何因菩薩當有穢
 因緣塵勞施安隱 何況供養奉事者
 爾時賢者阿難白佛言 猶如有人近須彌山
 皆隨山光炤為金色 設懷歡怒媯欲癡心奉
 道法心得近菩薩 皆獲一類趣諸通慧心性
 自然我從今始奉侍菩薩 如須彌山猶如藥
 王名曰見愈有清淨心 若瞋恚意見此藥者

准一

十二

衆病皆除菩薩如是淨不淨心嬉怒癡心觀
菩薩者悉爲除愈時佛讚曰善哉阿難誠如
爾言於是賢者大迦葉白佛言甚難及也天
中天菩薩大士不可思議在所遊至爲諸衆
生現無畏欲空無相不願聲聞緣覺唯行此
法菩薩普護轉使更入諸通慧跡以善方便
將順其心終不穢猷色聲香味細滑法也大
迦葉復白佛言我可歎喻菩薩大士之所行
乎佛言可歎迦葉曰譬大曠野斷絕無人自
然有牆上至三十三天唯有一門無央數人
皆入曠野去之不遠有一大城其國豐熟米
穀平賤快樂難言人民衆多不可稱計其在
彼城則如金剛城傍有江江側有路曠野之
中有点慧人聰識念義懷愍欲度入曠野者
舉聲而盟稱去曠不遠大城之安永無死懼

吾爲導師來趣所樂衆人報曰吾等不行於
此不動欲覩城像城自然現爾乃往耳時復
有人解微妙者應曰當往隨仁所湊吾等如
是薄福之人聞此聲已不信不樂不從其教
不度曠野彼微妙人則度曠野觀路由河則
乘而進路之左右有百千丈深大溪澗布諸
草木四方作橋則濟危路四出無礙大賊從
後追而不懼賊自然却終不還顧稍稍前行
亦不恐懼不左右視則見大城稍近城郭心
不狐疑入彼城邑爲無量人現其儀式增益
福祚迦葉歎已陳喻大曠野者謂生死之難
墻至三十三天者謂無點所著恩愛之欲也
唯有一門者謂大乘也人入曠野者謂衆愚
冥凡夫之士也點人發願呼衆人者謂菩薩
大士所樂度無極也志劣不行欲見城者謂

聲聞緣覺也應曰當往隨仁所湊則菩薩也
聞聲不信者謂外道異學衆邪行也度曠野
者謂奉精進至諸通慧修諸三昧也路由河
者謂法門也左大溪澗百千丈者謂聲聞地
也右大溪澗百千丈者謂緣覺乘也大布置
草木作四方橋者謂善權方便慧度無極也
四出無礙者謂菩薩四恩之行攝無量人也
賊追不懼自然却者謂魔官屬及諸倚行也
終不還顧者謂忍度無極也稍稍前行謂爲
菩薩之所開化進度無極也亦不恐懼者謂
以清淨心發起衆生志平等覺也不視左右
者謂不志樂聲聞緣覺之利也則見大城者
謂達諸通慧也稍近城者謂見道功德習行
佛慧也心無狐疑者謂曉智慧善權諸度無
極則能遍觀一切衆生無所畏惡適入城已

爲無量人造現儀式增益福祚者謂如來至
眞等正覺也佛天中天適與在世則爲菩薩
立于名號廣建利義於是世尊讚迦葉曰善
哉善哉乃歎斯喻說此言時萬二千天與人
發無上正眞道意佛語迦葉菩薩德行不可
稱計學諦微妙善權方便大士所作不爲已
舉不他人施不言有我亦不言彼時慧上菩
薩白世尊曰何謂一生補處而迦葉佛時口
說斯言用爲觀是剃頭沙門安能有道佛道
難得世尊爾時何緣說此佛語慧上且止族
姓子無得節限平相如來及開士行所以者
何菩薩大士善權方便不可思議其有正士
當作斯觀緣是化人族姓子聽善思念之有
法號曰善權方便菩薩從錠光佛已來所興
之慧不可思議隨時之宜敢能發起講菩薩

法從見錠光世尊以來得不起法忍無一瑕
闕無所忘失亦無亂心智慧無損已得法忍
所造菩薩一念之頃七日成佛有菩薩志發
意之間一劫之喻爲一切人所在示現開化
衆生以智慧力欲得成佛大平等覺無量億
劫稱歎邪見多所發起是爲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諸聲聞學設使自在於三昧者未
曾有也不逮菩薩三昧之定身亦不動心無
所想亦非衆人身心所及又使菩薩三昧正
受不進不退常以四恩救攝群萌不失精進
不爲懈怠而爲衆人講六度無極是謂菩薩
善權方便又族姓子菩薩發意之頃於兜術
天逮正真覺轉于法輪閻浮利人不能自致
昇兜術天聽受經法菩薩心念天上諸天能
下至此是故正士於閻浮利而現成佛是爲

菩薩善權方便又族姓子菩薩發意能從兜
術天忽然沒已不由胞胎一時之頃成最正
覺傍人有疑此所從來爲是天耶捷陀羅變
化所爲乎若懷狐疑不聽受法是故菩薩現
處胞胎是爲菩薩善權方便又族姓子無得
興念菩薩處胎勿懷斯意菩薩大士不由精
胎所以者何有三昧名曰無垢菩薩大士以
斯正受而自莊嚴兜術天人謂菩薩沒而無
動搖不覩菩薩遊于胞胎現處母腹而從脇
生棄國捐家尋坐佛樹示勤苦行普現悉遍
無所不變無有勞擾而無染汙所以者何菩
薩之瑞所化清淨是爲菩薩善權方便佛告
慧上何故菩薩自化其身紫磨金色現入胞
胎慧上答曰寂然清淨明白之器世尊曰然
其菩薩者處衆生上則第一尊是則化來諸

天人民所不能及是爲菩薩善權方便何故
菩薩在母胞胎具足十月答曰無具而生人
儻起念在母之懷日月不足諸根不具現滿
十月是爲菩薩善權方便何故菩薩生于樹
園不在中宮菩薩長夜習在閑居志樂寂寞
行平等淨欲令天龍鬼神捷杳和阿須倫迦
留羅眞陀羅摩睺羅人與非人皆捨室宇寂
然供養此諸華香普流天下使迦維羅衛國
中人民歡喜悅豫不爲放逸是故菩薩在於
樹下寂寞處生不在官館是爲菩薩善權方
便何故菩薩從右脇生若不如是衆人有疑
則謂菩薩因由邁精而處胎藏不爲化育衆
必懷結猶豫難決是故示現令人開解菩薩
雖從右脇而生母無瘡痛出入之患往古尊
聖因時如然所行無違是爲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母攀樹枝然後而生設不爾者衆
人當謂皇后雖生菩薩必有惱患若如凡庶
而無殊別欲爲黎庶示現安隱毋適攀樹枝
志性柔和則菩薩誕育是爲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安和憺怕忽然而生其身清淨無
有垢穢菩薩至尊三界之上雖處胎中如日
照水淨無所著不增不減故現脇生不與凡
同是爲菩薩善權方便何故菩薩適生斯須
帝釋即下前稽首奉不使餘天其釋無始立
茲本願菩薩若生當以淨意而奉受之亦爲
菩薩本德之徵是爲菩薩善權方便何故菩
薩適見受已行地七步亦不八步是爲正士
吉祥之應應七覺意覺不覺者也自古迄于
今未有能現行七步者是爲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已行七步舉手而言吾於世尊天

上天下爲最第一當盡究竟生老死原釋梵
梵志及諸天子彼時衆會莫不遍集設不現
斯當各自尊則懷憍慢便不復欲禮侍菩薩
菩薩愍念外道梵志諸天之衆長夜不安必
墜惡趣而受苦痛是故菩薩舉聲自讚吾於
世尊天上天下第一權慧超異獨步無侶當
究竟盡生老死根以此音告三千大千世界
其諸天子未有來者應聲便至爾時異學梵
志及諸天子皆共稽首敬禮讚音叉手歸誠
是爲菩薩善權方便何故菩薩大悅而笑不
懷輕戲笑而不諂笑菩薩與念一切衆類本
與我俱發上道意無上正覺恐畏懈怠放逸
自恣故爲卑賤愚冥貢高惑音聲者解一切
法至諸通慧精進敏達使歸命佛猶斯大哀
發起萌類除却放逸見已願果彼亦普具以

故正士現大欣笑是爲菩薩善權方便何故
菩薩清淨無垢而復洗浴釋梵四天所見供
侍凡人初生皆當洗浴菩薩清淨隨俗而浴
況世人乎故現此義是爲菩薩善權方便何
故菩薩初生之後去到空閑於樹下坐然後
入城欲以具足諸根之本示現中宮絃歌倡
妓音樂之娛然四大錠由斯現緣令衆學効
棄離財寶樂昇微妙入家復出不興異行去
家學道則坐佛樹是爲菩薩善權方便何故
菩薩生後七日其母便薨后壽終盡福應昇
天非菩薩各前處兜術觀后摩耶大命將終
餘有十月七日之期故從兜術神變來下現
入后胎以是推之非菩薩各是爲菩薩善權
方便何故菩薩學書射御兵仗技術擣蒲戲
樂隨世習俗現斯因緣三千大千世界諸所

技樂經藏道要詩頌術數神呪所療言談嘲
 調示現悉學無所不博欲令庶人不自憍慢
 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卷上

音釋

瞠華切 瞠羽切 鬼切 瞠城切 輶可切 鈗亥切 鈗息少
 也辰章切 瞻許觀切 赫即果切 赫果茲
 在地餘 燿羊瞻切 燿燿 燿也 燿也 燿也
 曰燿 燿光 燿燿 燿燿 燿燿 燿燿 燿燿
 食甲切 縲縲 縲思列切 擊也 縲也 拉落折
 也召 所燿 也明 點慧 切八切 痛羽執 痛疾痛
 也火 所燿 也明 點慧 切八切 痛羽執 痛疾痛
 寔呼弘切 擣蒲居切 擣倉沒切
 故謂 之證 今俗 作燈 非北
 鏡丁頂切 鏡今俗 作燈 非北